

100

抗戰獨幕劇

★

洪深 蘆荳 著

死裡求生



死裏求生

洪深 徐萱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死裏求生

每冊實價國幣陸分

外埠加郵費

著者 洪琛徐瑩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 成都 梧州

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六安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月初版（漢）

死裏求生

集體創作：鄉村救亡演劇宣傳團

執着筆：洪深，徐瑩

——獨幕劇——根據「最後一計」改作——

景——客廳

時——某縣城淪陷之後十日

日兵特務長

(翻閱情報彙編地)可惡極了，這些中國人，縣城已經被我們佔據了，

爲什麼這些老百姓還不投降，(拿起另一文件)唔，又是一批運貨汽

車被華兵打劫了……

漢奸(在門外)特務長，特務長！

特 (瞪門一眼不理仍看文件) 唔，

奸 (在門外) 特務長，我可以進來嗎？

特 (焦燥地惡聲) 進來。

奸 (推右門入，行軍禮，又三鞠躬) 特務長，我又得到了一個好消息。

特 (拍桌) 什麼好消息！ (把桌上文件扔到漢奸的臉上) 你看城裏城外全有中國

便衣隊在活動，公路給截斷了，汽車被燒毀了，子彈被搶去了，大日本的哨兵被殺死了，全是這些事情。還說什麼好消息！

奸 (駭得面無人色) 是，是，特務長。

特 你這個中國人，你當的什麼差使你這是算替我們大日本出力嗎？

奸 是，不敢。 (深深地又鞠一躬)

特 (怒氣稍息) 你有什麼話要報告？

奸 就是，就是，就是我……

(忽聽槍聲二響)

特 (驚異) 這是什麼？

奸 (震懼) 大大，大概是中國的便衣隊在開槍吧！

特 (皺眉) 這幾天真是越鬧越利害了。前幾天是在城外各鄉村活動，現在索性鬧到城裏來了；前幾天不過是在晚上鬧鬧，現在索性在大白天也鬧起槍來了，我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爲什麼笨得比豬還要笨，這個縣城已經被我們大日本的皇軍佔領十天了，難道你們中國的便衣隊還想從皇軍手裏奪回去嗎？

奸 是的，這些中國人真是糊塗。

特 你要知道，這許多便衣隊都不是中國的正式軍隊，都是本地的老百姓，我們

總得趕快想法子，使得這些老百姓安心才好。

奸（冀希）呃呃呃——特務長，前幾天不是說要在本縣組織一個維持會嗎？
特 是啊！維持會，維持會——可是，那裏去找這麼一個適當的人出來做維持會的會長呢？

奸（大有自薦之意）最好能找一個十分可靠，對皇軍有功勞，對於大日本忠心耿耿的中國人，出來担任才好。

特 哼——我叫你去請的張先生，你去請了沒有？
奸 那一位張先生？

特（不耐煩）就是那從前當過本地商會會長的張嘉甫。

奸 哦，是的，已經打發人去請過了，說是就來。

特 張嘉甫不是當地的一位大紳士嗎？很有點名望能夠把他弄出來做維持會

的會長，老百姓自然就可以安心了。

奸 特務長上一次不是已經和張嘉甫談過，他倒底肯不肯出來擔任呢？

特 上一次張嘉甫沒有對我作一個確定的表示，所以我今天叫他來，向他作最後的忠告。

奸 可是（近前一步神秘地）這位張嘉甫，也許特務長還不大知道他的爲人吧？

特 （瞪眼）怎麼？

奸 這個人是有名的老奸巨滑，詭計多端，恐怕是不大可靠。

特 （冷笑）哼，詭計多端，難道我幹了十幾年的特務，還鬥不過中國的老奸

巨滑嗎？我有法子治他。

奸 還有——就是我剛才要向特務長報告的好消息——張嘉甫的兒子是一個便衣隊的隊長，這幾天縣城內就是他在領着頭和大日本的軍隊搗亂。

特 (微訝) 真的嗎?

奸 是千真萬確的。

特 你怎麼知道是千真萬確?

奸 (得意地) 我我,我把他抓來了。

特 (故作不在意) 哦,是嗎?你把他抓來了嗎?幾時抓到的?

奸 今天早上,剛才,不多一會,不只抓到一個人,還有他的(將兩手作怪態)一個女的也抓來了。

特 哦,還有一個女的?你問過他們沒有?

奸 我親手拿着皮鞭子拷問過。

特 他們承認了沒有呢?

奸 當然他們是不肯承認的。

特 (結實地瞪他一眼) 哼!

奸 所以叫張嘉甫出來作維持會的會長，恐怕是不大妥當的。

特 (眉頭豎起) 你怎麼知道那個隊長是張嘉甫的兒子帶他們上來，我自己問。

奸 是 (鞠躬走下)

特 (追呼) 把皮鞭子也帶了來!

奸 (在門外) 就是。

特 (同至桌邊坐下，取雪茄烟燃吸——自己尋思) 姆如果那個隊長真是張嘉甫的兒子的話，我看你張嘉甫縱然詭計多端，有什麼法子不出來擔任維持會的會長，替我們大日本的軍隊辦事。這一次我可真把你治住了。

(左門忽開，一日兵進來)

兵（行禮）有一個中國人來拜會特務長。（遞上名片）

特（接看名片）啊！張嘉甫來了，（稍一思索）你讓這位張先生在對面小屋裏

坐一坐，不許讓他走，不許讓他亂跑。

（兵行禮退下）

（右面有叩門聲）

特（立定）進來。

（門啓，漢奸驅青年男女入）

（特務長注視兩人，尤其是女的，冷笑一聲走至桌邊）

奸（鞠躬）特務長皮鞭在這裏。

特（接鞭用力擊桌作巨聲——對男女）我現在要問你們幾句話，你們要老老實

實的回答。

特 (問女) 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女不答)

特 (問女) 你和他是夫妻，是不是？

(女不答)

特 (奸笑) 啊，我知道了，你和他不是正式的夫妻，是相好。

女 (忿然) 放屁，我和他是在一個學校裏……

男 (大聲搶說) 我，我，我不認識她？

特 (轉身對男) 姓張的小孩子，不要這樣強橫，你知道大日本的皇軍是所向無敵的，我們已經把你們這個地方佔據了，你們應當好好的作順民，服從我們的命令，好好的替我們辦事！(眉頭一轉) 你爲什麼不學學你的父親？

(男女稍一動容)

特 你的父親張嘉甫已經答應我作本縣維持會的會長了，以後他可以升官發財，中國老百姓，如果不喜歡他，我們大日本的軍隊，可以幫助他殺中國人，作維持會的會長是很好的。

(男女鼻子裏哼了一聲)

特 你們兩個人作便衣隊的隊長，本來是應該拖出去槍斃的，可是因爲你父親是張嘉甫，我可以特別寬容你們，現在，只要你們對我明白地承認，你是張嘉甫的兒子，以後願意好好地學你父親的榜樣，我可以把你們兩個人特別的寬待，不槍斃你們。

(男女不答)

特 怎麼樣？叫你父親張嘉甫來勸勸你們，好不好？

男 你隨便去叫那個來好了，(堅定地)我沒有這樣的父親。

特 (因失敗而動怒) 八個壓路, 這些中國的年青人真不知道我們大日本的恩

典, (將皮鞭擲給漢奸) 替我用力的打, 叫他老實招出來。

(漢奸用鞭抽打——起先的五六下男的忍着不動不叫——漸漸他有點受不住了哼起來)

女 不要叫, 不要叫, 不要怕痛, 叫的不算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特務長聽了這話, 便奪過鞭子來更用力的打)

男 我, 我, 我實在忍不住了。

(特務長用力一鞭——男的大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顧打只顧叫——只顧打只顧叫)

女 (轉身掩面) 哦!

(特務長見打不出結果來, 不打了擲下皮鞭)

(漢奸將皮鞭拾起再要打, 特務長喝止)

特 小娘們過來我好好的對你講, 你們兩個人的性命都在我的手裏, 我要你們

活就活，我要你們死就死，你不看見剛才他挨打受苦嗎？你心裏不可憐他嗎？我剛才看見你流眼淚的！我現在不要你們別的，我要你們不要再欺騙我，要你們明白地告訴我，他是你的什麼人？他姓什麼？他是不是張嘉甫的兒子？你走過去看看他，是不是挨打得很可憐的。

女

（真的走過去）

特 你們快快的對我說老實話，我可以立刻把你們放了！要不然——（對漢奸

作手勢）

（漢奸惡狠狠的又舉起鞭子來）

特 不光是鞭子（拔出懷裏手槍）我可以立刻把他打死，你看見沒有？

女

（動搖）你用什麼担保你肯真放走我們呢？

男

（在旁急叫）不要講，不要講，不要上他的當，你以為講了出來，他真肯放走我

們嗎？你還想講了出來保全我們兩個人的性命嗎？日本人決不饒我們的，你講也是死，不講也是死，你講是白講的，他們總是要打死你的。

女
（重又堅定）好，皮鞭，手槍，你來好啦，我們不怕，我沒有什麼可講的，你儘管打死我們。

特
（倒呆住了——半響，又冷笑起來）哈哈打死你們，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讓你們太痛快了，大日本對付這樣的中國人，要叫他們慢慢的死，多吃一點苦，（對漢奸）把鞭子放在小娘們手裏，叫他打那個男人！如果她不肯打你就打她。

（漢奸將皮鞭塞在女的手裏但她打不下）

特
（狂笑）哈哈，你們果然是相好的，果然是認識的，果然是隊長。（對漢奸）打她，用力打她的嘴巴。